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慤人
　　　　　　　楊澄清通侯參閱

佘兵使奏䟽

䟽　　　　　　　　　佘　珊

陳言時政十漸䟽　　時政十漸

失足嘉靖元年汪𤩹亦有十漸䟽

臣惟今日神聖當天文運中興薄海內外皆以爲堯舜再作湯武重生宜必有稷契伊周爲之佐相與共

成正大光明之業以致太平以迓天休臣等亦效愚忠城彼朔方相附以安也何氣化人事未免叅錯聖君賢相偶不相值遂致　陛下負堯舜湯武之資至今未有以成其大抱撥亂反正之材至今未有以就其功好日漸邁似不克終臣引領萬里憂憤塡膺每欲披瀝寸丹上塵聰聽原無上事迹涉群疑或指臣以矯激之名加臣以干進之罪爲是下筆躊躇者再今幸俯賜條陳無閒踈遜臣不勝感泣哀悼效唐魏徵謹陳十漸并其致漸之由與夫杜漸之方圖終之

要為　陛下陳之願少霽威嚴留神清覽焉其一曰紀綱漸頹臣聞之宋儒朱熹曰綱者猶網之有綱也網非綱不張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絲非紀不理故家無紀綱則父不父子不子家不可得而齊國無紀綱則君不君臣不臣國不可得而治天下無紀綱則中國非中國夷狄非夷狄天下不可得而平古之聖王知乎此必先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夷斯臂動而指隨綱舉而纖聯內外協應本末畢舉所謂天下之紀綱也在

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顛倒衣裳陵谷易處不知紀綱爲何物矣恭遇　陛下起而振之一體統而尊朝廷杜多門而專決斷於是天下之政始出於一萬國之心始繫於尊人謂文王綱紀四方矣近年以來承平日久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而上下之分未定宮府異同而陟罰之法未公紛拏泄沓御委其轡馬騎其銜以爲在　朝廷似非在　朝廷以爲繫宮省又非在宮省遂使　朝廷以其心爲心百官萬民四夷亦各以其心爲心譬之人病大風手足

痿痺不仁，筋骨肌骸不屬，行居坐臥，難以屈伸，此紀綱之類，其漸一也。其二曰風俗漸壞，臣聞相噓為風，相染成俗，一人唱之，百人和之，故曰吳王好劍術，百姓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其實由於朝廷之所好尚，而為士習之所轉移，是故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戰國之士多從橫，西漢之士多忠厚節義，重於東京，清談盛於兩晉，積之之久，習與性成，海內從風不自知覺，賈誼所謂習與正人居，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

語此切至之論也古之聖王先見乎此統理人倫移本易末混同天下一之和衷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恥而必去而天下之人亦各自相砥礪雅操堅持初不待爵祿之褒嘉刑威之督責而後知所勸懲也正德間逆瑾等招權敝化一時士大夫無廉恥者爭先趨附百計鑽研以營富貴鑽研得效束裝問塗甚至謟諛及於婢女雖宰執臺諫多稽首董賢之車父子兄弟皆垂頭萬年之床風俗波蕩無復士氣矣恭遇　陛下起而作之營陞乞陞者

悉皆罷斥招權納賄者漸次誅夷一時京師風紀肅然公卿之家門無私客人謂帝堯於變時雍矣曾幾何時去者復來來者弗去自夫浮沉一世之人首掌銓衡首取一種輭美脂韋重富貴薄名檢之人以為撫按推舉不足深信此輩圓融不肯生事乃峻擢而

世宗初人才最盛然不無干進之士

尊寵之是以諛佞風生廉介日銷甚至侯伯專彈劾罷吏議禮儀輒集題聚廉耻蕩然邇又聞市門頗開買販仍舊投桃報李畏此簡書不知兵荒之下四方尪羸骨削幾多血耶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其三曰

國勢漸輕臣聞宋儒周敦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有輕重也夫一家有一家之勢一國有一國之勢天下有天下之勢四夷有四夷之勢以身對家則身重而家輕以家對國則家重而國輕以國對天下則國重而天下輕以天下對四夷則天下重而四夷輕古之哲王有見乎此必先端其本正其則使在我之勢常尊而在彼之勢常卑我尊則威立而難犯無下帶不測之憂彼卑則法行而易制無尾大不掉之患此所謂衡先後權輕重之術也在正德間剛柄下移王靈

不振。宜其治家無法。輕重失倫。無以號召天下。制御强臣也。是以一變而有安化之叛。再變而有逆瑾之謀。三變而有宸濠之亂。恭遇陛下攬而振之。闢石和鈞。低昂在手。龍驤虎步。高下在心。萬國諸侯。玉帛稽首。人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矣。近年以來。政頗優柔。法多縱弛。遂使姦雄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威立勢成於積習之外。往年戍卒殺許都御史而不究。近又殺張都御史而效尤。往年戍卒縛賈參將以立威。是時河西吳中戍卒毆殺廟堂處置太寬其後浙城。遼東等處亦見告變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動輒嘯聚千百爲群。圍繞邊

城甚於黠虜挾制撫和要下招安之榜誰何無奈連上止兵之章是蓋廢法伸恩損威養亂姦豪得志謀叛益堅招之靡來聚而忽散故驕虎之勢偪近於蕭墻猫鼠之風傳笑於外國東邊妖胡效之而殺主事管山海主事也非邊庫役傲之而殺縣官中間殘賊殺方面妻殺夫子弑父接迹天下有不忍名言者然此非　陛下不能修身齊家端本正則也特其法令不一闕制失人惑於鄙儒姑息之論牽於俗吏權宜之計誤於姦諛欺罔之詞是以九鼎之威不重於朝廷而反重於邊

壓號令不出於一人而反出於一二戍卒之口失今不治則古鎮之禍萌於節度朱泚之亂成於涇兵容可已乎此國勢之輕其漸三也其四曰夷狄漸強臣聞中國之有夷狄猶晝之有夜陽之有陰相反相從無有判然而孤立者顧彼之盛衰視我之強弱以為觭背耳古謂胡虜無百年之運臣亦謂胡虜無百年之衰試以漢唐而下言之漢高既困於白登文帝時虜入雲中注句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未百年而有呼韓邪之來朝至明章安順間上谷中山之師燕然漢

井之役曾無寧歲未百年也東漢末年匈奴款塞徙居內郡多招種落接帳連耕未百年也而有五胡之雲擾自是魏分東西周齊角立楊堅并吞亦未有百年之久也唐之太宗大召名儒增廣學舍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並遣子弟入學未百年而安史倡亂吐蕃刼盟迄於五季契丹桀驁陷我幽燕十六州遂失河朔又未百年而有宋隆興澶淵之捷南北弭兵又未百年而女真亂華徽欽北狩又未百年韃靼滅金入主中國此天地翻覆亘古所無夷狄之禍也又

未百年。值我 太祖高皇帝汛掃胡元。綱常再肅。及
土木之難。曾未百年。今去洪武百五十八年於茲矣。
嘉靖時俺答爲盛至隆慶而內欵矣
推數循理而觀之。夷虜之勢。其可易哉。臣詢之四夷
莫强於北狄。而北狄莫盛於吐蕃。蓋古之回紇。亦匈
奴之種也。其驁悍驍勇。帶甲百萬。小王子爲其逐遁
數千里。盡有其地。每撫劍抵掌。志吞西河未忘也。曩
甘肅之圖則耀兵耳。若乃東胡蹂躪於遼海。韃靼蹂
躪於沙漠。羌戎跳梁於西川。不知凡幾族類。凡幾兆
衆。率皆肥馬利兵。長大驍猛。動輒有飛揚跋扈之氣。

氣數相參又安知不有劉元海趙元昊阿骨打其人
出乎其間以作我邊腹之厲階耶況今承平日久民
不知兵兵不知將將不知主蓋自逆璫以來以苞苴
易將帥而其任此職者皆膏粱騃子厮役凡流惟知
附倚幽陰摧剝為事是以各邊軍士苦於饑寒日就
彫瘵雖蒙　皇上恩詔優恤諸戒申嚴然以七年之
病元氣已耗有非一朝一夕所能平反也且以松茂
一邊言之萬山攢簇大江中流四面番硐星羅奕布
緣去兵燹日久生齒浩繁小者亦有數千大者不下

數萬。而粮運往來。止有羊腸一線之路。一番駕勇。千夫莫當。以此恃險。亂無寧歲。每年上班官軍。盡出成都重慶等衞。不下千萬。方其遣戍。父母妻子。號泣以送。自分無生還之期。及其到邊。迫於强番。日脧月削。衣粮器仗。盡以供番捱。至更番。死者過半。又貪官債帥。百立名色。巧爲科歛。而輦載以輸請謁之門者不可勝算。是以我軍益困。終歲罷勞。不得一飽。而反傭工於當番。耕地養馬以自給。甚至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乞食也。似此戍威。百不當一。尚望其赴湯蹈火

扶輔先登立萬里之奇功哉舉此一邊他可例見大
同兵變職此之由臣聞盛衰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時
極勢窮理當必變肉食者鄙不能早見預料為　陛
下亟求所以制禦之道克戰之方乃假貧靜虛名以
蓋無能實跡為必無事之言以寬主上之憂或又扶
同規隱逡巡苟免不見虜而還而誇百年無此之捷
俘殘虜而歸而勒萬世不朽之銘甚至粉飾捷音濫
頒賞賜虛張功次峻秩超陞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
衛門庭之寇誰其掃之此夷狄之强其漸四也其五

曰邦本漸搖臣聞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軻亦
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夫小民至愚而柔不膺一命
不階寸土若無與於厥邦矣不知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惟天之至大而惟微之細民
此所以爲邦之本而不可忽焉者也然何以環民曰
財而已財者民之心也心傷則本傷順民之心者保
邦之本也故鼂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
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
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

盡惓惓爲漢文言之使晁錯而愚人也則不足信使
果智也豈非切至之論而可以權數少之哉我　太
祖高皇帝汎掃胡元奄有天下收勝國土崩瓦解之
民而萃於　可謂得帝王之驅除矣及其爲治別無
異技第以魯論節用愛人一篇書之殿廡自此盤銘
專務以恩結人心以財養民命是以培植基本日益
深厚保安邦土日益鞏固雖內難間作民無叛志逆
人正德逆瑾錢寧等招權黷貨一時文武士大夫無
恥者動集蛆聚權天下之膏脂骨血輦載以輸權倖

之門者動以萬計是故財用日益以竭民心日益以離怨讟交興海內洶洶大寇劉七等乘之倡亂於東北鄢藍等煽禍於西南持梃一呼赭衣數萬所過焚刼靡有孑遺至勤王師十數萬奔走七八年間而未定天厭厭亂篤生 皇上起而安之新詔初頒痛恤民隱積年逋負一切罷除民用矢心含泣思奮以爲今日復覩漢官可謂文王懷保小民矣曾幾何時事未畫一令或反汗黃紙蠲租白紙科催冗食之徵下及雞豚造織之需自同商賈江淮困於赤旱毋子相

食。兗豫苦於剽掠。盜賊縱橫。而川陝湖南之民則又終歲勤動。疲於供軍。竭於祿米。自是銷骨斂恨。田野嗷嗷。無復樂生之心矣。以今觀之。形徇勢格。心違跡判。父子兄弟不相保。君臣上下不相維。國勢搖搖。如驚濤怒浪中不繫之舟。舟中人頹不變顔以爲安流。臣不知其何心也。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其六曰人才漸彫。臣按仲尼丁周之末而歎才之難得。郭泰傷漢之衰而嘆人之云亡。夫以成周亂臣十人。若太公散宜生輩。皆稷契皐夔之流亞。誠難其人矣。至於東

漢人才如李膺范滂者皆不過一節之士耳何謂亡
之不知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非必借才於
異代人人如稷契臯夔而後謂之才也彼李范之徒
誠一時賢人君子天以遺人君共濟時艱漢室不知此特重處漢禮諸臣故
所重嬖寵姦邪戕滅正士而膺滂輩亦不自愛互相亦亡切也
標榜激成黨錮身被淫刑禍延朋友而國以殄瘁郭
泰安得不傷之乎臣以爲人之云亡非惟君棄之亦
自棄之也若在其才而用之則位或不當其才才或
不稱其位屈其所未盡困其所難知事委叢脞終蹈

後艱雖有其人與無人同謂之人亡亦可也何以明
其然也三代而下光岳氣分士無全節熱民事者或
不恐吏幹通武畧者或不解文墨才華可取節行不
如求士於十亂之上誠難矣顧惟人君養之有素擇
之惟謹器使之而各當耳苟君既不擇所宜又付之（抂疑枉邪）
於枉又使之邪間正疏間親新間舊凌轢而擯棄之
而欲從之而謂國有其人乎我國家造士日久非無
賢才之足用也自璫銳亂政以來衣冠受禍死亡流
竄摧剝幾盡值我　皇上哀而錄之死者贈官生者

還職甚至峻擢不限資格方是時海內之士無不感
泣思奮願爲田橫之死客久矣何狂瞽之言有不當
聖心者一鳴輒叱去昔已降調外任今或編配遐荒
昔已禁錮終身今或箠死殿陛益白呂柟鄒守益等
去而館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臺空張源胡瓊等
死而科道空間有一一英傑係籍羈旅者又枉之於
弗當之位或又往往爲權姦擯錮者忌其忠言之悟
主才能之勝已也多方排擯曲爲安置遣之俾不通
以故忠邪牛驥之士皆得以盤據倚立其間而陛

下耳囂目眩。亦聞於楚咻齊語之市。熏陶銷鑠。忽不自知其在苞魚之肆矣。焉能爲秦無人。焉能爲魯多賢哉。此人才之彫、其漸六也、其七曰言路漸塞、臣聞夏禹商湯、拜言改過、其興也勃焉、夏癸商辛、拒諫飾非、其亡也忽　以一代之興亡係一言之從違、其迹雖微、而其禍甚著、人主之於諫言也、其可忽哉、是故古之哲后與王、俯於幾先、事無微而不察、言無微而可畧、苦口者比之良藥、峭直者喻之從繩、納以降其志。開以拜厥躬、猶恐驕惰之易生、而忠誠之不上

違也。於是敢諫之鼓置焉，告善之旌植焉，戒愼之鞀
垂焉，誹謗之木立焉，尚防其弊也。又制官以言爲常。
言則左史書之，行則右史書之，工誦箴諫，大夫規誨，
士傳言，庶人謗。又恐其廢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
徇於路，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
刑。是以求言彌切，聖德彌光，俞咈之風，通於上下。彼
叔末之朝，淺智之君，不樂讜言，偏好諛佞，如護疾忌
醫，寧滅其身而不悟也，豈足法哉。我 祖宗以來，內
設六科十三道，外設按察司等官，以司糾舉，雖寓專

責之意於科道初不以諫議名官蓋欲海內人人得
以盡言而不徒科道為然也自逆瑾等相繼竊柄深
忌忠言之發巳姦私也專取一種軟熟易制之徒爲
之鷹犬互塞言路蒙蔽主心以苟圖富貴於目前不
顧危亡於旦夕一有正士少觸忌諱非遠加貶竄即
痛加箠楚務置之死地而後巳值我　皇上起而錄
之各正其位於是臺諫作敢言之風廟堂揖都俞之
美凡温言嘉答不曰所言有理則曰看了來說聽納
如流畧無抵忤方是海內翕觀思見德化之成無幾

月矣比來降心未懲其忿逆耳或動諸顏不勝詭而折人以言即臆度而虞人以蔀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即今朝野以目無復汲黯張綱之流矣臣聞唐相李絳有云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懼而削其半益恐不測之禍及於身耳由此言觀之則今之諫官奬之使言尚恐不及況又訶責貶斥而亦從之誰肯不為自便之計而務為危言以取辱哉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其八曰邪

正測滑臣聞天下之事有是非天下之人有邪正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而後人之邪正不爲其所混淆也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邪正之人獨不可辯乎顧惟吾性有所偏情有所溺是以雖知某爲邪而吾非邪之志不篤雖知某爲正而吾是正之心不堅況夫其人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胥史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熏灼既久則與之俱化而不覺其誰爲邪誰爲正孰是而孰非矣今夫孔雀鸞鳳天下所共知也高德孺指孔雀爲鸞而隋帝信之是豈眞不

人主不能辨邪正皆始於多欲

知哉蓋其心悖目眩而無見於雀與鸞耳世之是非邪正無辨於前者何以異此臣以爲邪人自有姦邪之情狀正人自有剛正之氣象陰陽各以類分是非明白易見彼忠言逆耳違衆特立輕富貴重名檢舍生取義不避斧鉞之誅者必正人也正人之言求其是媚眉承睫伐異黨同邇爵祿賤名節貪生畏死不顧天下之利害者必邪人也邪人之言飾其非是在人主虛其心去其偏空吾衡鑑靜以觀之耳若徒以阿意順從爲忠臣犯顏抵忤爲逆子則姦人得以正

言餙邪行是非顛倒邪正混淆幾何而不指佞爲鸞也哉正德間瑾輩蒙上引用姦邪排斥正士國是日非正坐此弊皇上起而裁之顯忠遂良邪正以別彰善癉惡是非以明民皆曉然知所趨避矣近年以來論篤將與憸邪投間僞六藝而文姦言假用官而（皆指前賢諸公）奪漢攻堅自異同模稜兩可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是蓋大姦似忠大詐似信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於入相之初周公孔子誰其辯之臣恐邪正不並立是非不同途天道陽一而陰二卒之正不敵邪

牽帷廧之制將爵　陛下於群陰之主矣此邪正之
淆其漸八也其九曰君臣漸暌臣聞臯陶陳安民之
謨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宋儒蔡沉釋之曰君臣當同
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
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夫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雷
霆之威若可畏而不可以言和矣不知天生厥后以
爲民天生厥臣以爲君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
雲龍風虎之相從股肱耳目之相須分雖尊嚴而可
畏情甚親狎而相和矣然和豈易言哉高宗之告傅

說曰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蓋謂
燮之資非臣無望矣是故臣之於君必以柔濟剛以
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君之於臣必以誠乎心
以意逆志殷勤開納以行其言夫然後上下一心宮
府一體敬而無失和而不同其斯以為和乎若曰吾
君也爾臣也天地之分也必大聲色而厲之以威必
騁辯給而折之以詞必眩聰明而度之以詐肆為猜
忌過於狐疑恥見屈於正論忘受欺於姦諛則竊鈇
之似舉動即真弓蛇之影恍惚成疾而君日驕臣日

離矣尚望其同寅和衷以共成興王之業哉恭惟
陛下帝堯欽明成湯勇智從即位以來恭默思道寤
寐求賢敬大臣而體群臣一手足腹心之相視萬無
此失矣自夫大禮之議言人人殊故有不當 聖心
者輒譴叱之或從流配至盡綱中之僇此固 陛下
篤於至孝有見於尊親而無見於聚訟之家矣而不
知邪佞相覦巧發奇中以汙壞 陛下之名器紀綱何淵輩是也
者不少而 陛下既以先入之言爲主投之而自無
不合犯之而自無不焦者嗣是而大臣顧望小臣畏

愞足將進而趑趄口欲言而囁嚅上下睽截內外乖戾寖寖睽孤於載鬼張弧之間正賈誼所謂天下之勢方病大尰一脛之大幾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血脈不得周流行止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將入骨髓臣恐扁鵲望桓侯而走也和衷之道豈其然哉此君臣之睽其漸九也其十曰災異漸臻臣聞漢儒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夫天積氣耳靡瞻靡顧何告戒若是之詳仁愛若是之篤耶不知人之所爲其善惡之極實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精祲之氣亦與天地摩盪而上下相推事感象動一陰陽自然之理有非安排布置而然也况人君者天之子父子之間喘息呼吸尤眞切也哉是故父之於子喜焉而撫摩之固以爲愛也怒焉而鞭叱之亦以爲愛也天之於君喜焉而責備之固以爲愛也怒焉而譴懼之亦以爲愛也天既無往而不愛乎君子當無往而不敬乎父君卿恩

恃愛以爲天怒不足畏也、天愛不足惜也、敢行暴虐戕傺而馳驅之、是爲恒君悖子、天必割愛而改顧他人矣、嗚呼、天乎其可忽乎、在昔正德間、崇信叡佪、背棄天道、上天垂愛亦累矣、至於迅雷烈風、月食星變山崩地震、水旱見龍之妖、曾無虛日、而尚不省、晚年謫見寢宮、一炬煨燼、方且啜泣、何嗟及矣、惟天無親眷於有德、仰惟

皇上降生之期。河清三日。自是城上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有宋祖紫雲之慶。又龍開舊斷。土脈墳起。伏下小兒。暴長數尺。帝王之興豈偶然

也哉。迨夫嗣登寶位。初政清明。山川出雲。和氣葱鬱。
南山聞鳳凰之聲。華村產麒麟之種。雖古帝王受命
之符。不多讓矣。近年以來。胡赫斯怒。天災荐興。往歲
東南洪水。沒都城。西北赤地連千里。淮海揚波。鷲出
三江之上。京師地震。再見十月之除。劇賊縱橫。起山
之東。餓殍流離。浦江以北。至於兄弟母子析骸相食。
此古今所罕見之災也。頃歲以來。雨雹殺禽獸。雷風
伐樹屋。遼陽軍婦產子兩頭。無極赤風晝晦如夜。而
三起地震。累月屢見。報不絕書。皆自西北而東南。然

不知其爲何祥也況陰霾之氣上薄陽精。白晝冥冥。罕有光采。尤可怠乎。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凡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諸侯有一無以保社稷大夫有一無以保宗廟士庶人有一無以保其身況兼有而十備矣今 陛下縱堯舜上聖之資乘湯武興王之運天眷方隆人心初戴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宜無不得者然何以獲此於天耶臣莫得而知也嗚呼其無乃寀相召之歟非耶。臣惟人主圖治莫先於置相莫要於內閣盍其師傅之職賓友之位論道以燮

理陰陽宣化以運乎四時言動關君德之失得設施係天人之去留非他小臣百執事可以出入進退其間者求之古人如稷契伊周為天下萬世之第一流始克當之今不可得而見矣就以一代之才供一代之用亦必掄選難任求如漢陵勃之重厚唐房杜之謀斷宋韓范之救時庶免顛躋不徒執簿呼名窠坐資級備員數而已然不知今日內閣為宰相之第一人者果稷契伊周之佐歟抑平勃房杜韓范之佐歟

是時新都已去蓋指鉛山也

臣見其直不如陵厚不如勃謀斷不如房杜而救時

又不如韓范遠甚徒以奸佞伴食怙寵上激天變下
鼓民怨中失物望臣固以逆知其斷非天下之第一
流人矣夫居天下第一等之位而非天下第一流之
人正臣所謂有聖君無賢佐時不相值功不可成曾
貞觀慶曆之不若則將焉用彼相矣進言者或冗或
浮或知或否顧望畏愞又不肯爲　陛下一傾吐之
而使　陛下不自知覺誤於信任方倚之以就大事
抑豈知其冥冥之中元氣日耗天眷日離寇難日作
必至河决魚爛而後已此其梗化之源基禍之本臣

豕同舟。已逆知之。不忍坐視以胥陸沉。故因求言之
詔而敢及之也。臣謹按　陛下之師。得易同人之屯。
四持太師之權。而勢不能以自克。五隔强臣之拒。而
情莫得以下同。又屯飛鼎伏。當經綸之任。無濟難之
才。將有折足覆餗之凶。不可以不慎也。臣又按　陛
下之友。得易姤之剝。一陰生於下。而君子之朋將以
類去。一陽剝於上。而小人之朋將以類聚。若是者王
順長息則我之使。汪訓悖亡。則我之仇。尚友之云雖
然。復次剝。剝者復之藏也。夬次姤。姤者夬之伏也。禍

禍相倚治亂相尋求有剝而不復姤而不夬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臣願　陛下謹未然之防而進將來之陽若曰士之處也求其爲斯世也而不必如范升之詆諸士之出也求其順吾志也而不必如張楷之責望人言杞姦邪而已不覺人言外有變而內不知則是重陰抑陽黨邪陷正雖有金柅之固不可止矣豈不激成天變也哉臣聞地者坤道也臣道也夷狄之道也法宜靜不宜動今地震京師且在十月者茲謂重陰相陵妨政天下不寧在三邊者君

相不能制夷狄。而夷虜侵中國。積陰爲水。雨水不時。

指告與禍不被劉子政

則水潦爲敗。大水沒都城。則陰沴陽。小人在相位。兵起之兆。雹毀瓦甓殺禽獸者。國任小人而來疑也。雷霹靂大風伐屋折木者。小人在高位。賢人走遁也。人生有兩首四目。茲謂人禍。政出多門。宰相亂位。四夷來侵之象。赤風主火災。賢佞不分。官人無序。故火失其性。夫災不妄作。變不虛生。人感天應。捷於桴鼓。然則今日之變。謂非相臣之積漸也耶。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辨之

不早辨也夫是臣者歷事先朝曾無寸補每以姦佞啗取寵榮既覆前轍之車莫及噬臍之悔此 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又曲營虛譽以欺 陛下於再誤若弗早辯則後車弗戒禍將焉極臣以為此臣不去則紀綱益頹而風俗益壞此臣不去則國勢益輕而夷狄益強此臣不去則邦本益搖而人才益彫此臣不去則言路益塞而邪正益淆此臣不去則君臣益睽而災異益臻益之而甚不惟漸也臣請 陛下亟去之更求才兼文武應變幾神可與共濟時艱如昔大

學士楊一清慱德夙成术强重厚、可與其席患難、如今大學士石瑤、若有其人、同置左右、如不兼得、寧虛位以俟、而不求備焉、斯弊政可除。人才可用。必有上帝者黙賚良弼、起而恊夢卜之求矣。臣遐荒踈逖龔土之臣、平生未識宰相一面、去京師萬里、豈有深怨積怒於是臣、而固欲攻之以快巳私也哉。其所以反覆開諭、不避斧鑕之誅者、區區之意、以為宰相論道親切化原、苟非其人、必基禍本、况其臣又為宰相之第一人、關係中興治忽。尤為至要至要、而 明詔所

謂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正在於此故爲國長遠之慮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願 陛下聖威詳察焉至於杜漸之方非有他說也即此而可觀其由圖終之要不必巧術也即此而當反其初臣請 陛下默坐澄心試思之前日新政紀綱何如耶即今何以漸頹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總攬倫要以一體統整齊條貫以戒紛更正名分而定上下之志公賞罰而謹予奪之微使天下之人各承其教而莫能不歸於約束各從其令而莫敢有出乎範圍斯紀綱振矣然

此或可振於一時而其又未保不頹也。必如宋儒朱熹所謂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必如詩之所謂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而後紀綱有所藉而施、蓋君心者紀綱之本。而人才者又紀綱之用也。本不立則其用不行。故君心不能以自正必先作人以聚人才。人才既得而後可以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則紀綱恒振而不頹矣。前日新政風俗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壞、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痛抑奔競以獎恬退旌

別淑慝以表宅里。使天下皆知志利之可慕而必爲。嗜利之可羞而必去。斯風俗正矣。然此或可正於一時。而其久未保不壞也。必如宋儒程顥所謂修理學校以崇尚教育之。則可不日而復古。尊禮師儒以風勸養厲之。庶可一道德而同俗。蓋師儒者賢才之則。而學校者又風俗之源也。師學不正。則道德不齊。故人君者必愼師儒。督學之選以造人才。人才既成。然後孝弟達於鄉曲。行義著於朝廷。卑弱之氣可變而盛大。萎靡之勢。可起而直立。則風俗恒正而不壞矣。

前日新政。國勢何如耶。即今何以漸輕。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申明國憲以肅軍令。開列原格而窮造謀。剿滅叛軍。務全獲梟獍之首簡飭撫帥。必痛革姑息之恩。使人皆知京師之爲重。而四方之爲輕。斯國勢尊矣。然此或可尊於一時。而未可以持久也。臣惟我朝都燕。徒以形勝要害爲固原未立有三鎮之兵。後來雖調兩直隷等處官軍上京操備。比當防秋。率皆歷應故事。未免顧此失彼。作法於凉。禁兵雖設有十二衛。迯亡差占。日見孱弱。殊不足以備非常。而避兵生

長屬界。習與性成世變風移。强悍百倍。近年以來。內寇頻作。莫可誰何。往往起調邊方。使以成功。是以內輕外重。此輩勢成專一。得以窺伺。玩我京兵。甘肅大同兵變由此。爲今之計。莫若罷直隸等處上班操軍。就以宣府大同爲北鎮之兵。西以近紫荊州郡爲西鎮。東以近山海州郡爲東鎮。北鎮因其見在。不必添兵。止於東西二鎮。粢積精兵各二三萬。在此屯守操練。以扼紫荊山海等處關隘。仍各聽京師有事。調發

此後來邊兵入衛之意

應援。而北鎮驍勇者。盡籍其名以送團營。助操練之

數每半年內將東西二鎮兵選撥一半兌換北鎮兵若干更番北守以易北兵來京操練口糧止於當身月糧及於家室輪轉循環歲以為常夫然則外既不失其防狄之備內可不患其猝變之虞彼專一之勢由此而折我強幹之威由此而堅國勢恒尊而不輕矣前日新政虜狄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強必求賢相與之講明闢以內惟 陛下與群臣治之闢以外責總制楊一清理之無輕與交鋒而貪天功投民命於餓狄之喙無輕與通和而失事機填民膏於虜壑之

陰。掊克衣粮者必黜。虛張功次者必誅。寧我守之有餘。而彼攻之不足。斯夷狄制矣。然此或可制於一時而未可以持久也。臣惟備邊之法。不過攻與守而已而攻守之具。必先有備而後無患。今之胡虜犯邊。動號數十萬。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而我兵數少。止可分守保障。不敢輕動以待其來。來而不去。始聞　朝廷請給兵糧。支移往來。動經旬月。緩不及事。以致於敗正金人所謂待汝家議論定我已過河矣。應變之機豈其然哉。臣以為虜之來也必有其處。某處可以通

虜常行者料亦不多我於其處先備芻餉揀設精兵或募土著其克其數緩處可數千急處可數萬屯守於此命一大將統之不時訓練以為戰兵專伺敵之來若敵勢猋銳我且據險按兵不與迎戰堅壁清野俾虜無所掠彼必不能持久可坐待其困而勢自分然後我兵奮力追躡其後彼若又復烏集再圖反拒我則乘其未合勾呼各處戰兵四面夾擊則我以逸而當其勞彼以老而當其銳未有不克捷者矣至於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平涼等處邊地均入

化內豈無山川險易林木蹊數虜騎趨避可守可屯可牧處近年以來因循怠弛斬木捕獸自拆其藩籬壅水決沙自塡其溝塹虜得馳騁肆無顧忌為今之計莫若勅各邊巡撫大臣履畝周巡務求某地可以屯種必得趙充國之金城萬斛某處可以牧放必如王毛仲之雲錦成群浚若干塹隧以謹禁防增何處墩臺以明斥堠某榆柳要徑可植可塞可以分撥而參修者靡不條具聽總制楊一清料理以責成功如往年經畧花馬池等處故事則攻守有具臨事無倉

皇失措之虞。而夷虜可恒制矣。前日新政。邦本何如邪。即今何以漸挽。必求賢相與之講明。擇守令而重農桑。黜貪殘而清府庫。減織造增添之需以寬民力。罷工兵冗食之費以裕民財。水旱預備。無致流離而緩不可救。盜賊先弭。無致滋蔓而患不可圖。屯田子粒。固可實徵而助軍供。山澤附餘。亦可查給而充祿米。是皆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斯邦本固矣。然此或可固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臣惟自古救荒無善政。弭盜無巧術。惟在預足衣食。使不爲饑寒之所

迫耳。然衣食有限。莫能以戶給也。要之可行於今。其惟朱熹社倉之法。爲良乎。而其條件班班具在。乞勅戶部頒布各郡縣。擇賢能守依。責限施行。未必無補也。此法既行。則饑寒有備。而賊盜可弭。仍勅兵部查照兩直隸捕盜御史。亦勅各處巡守等官。嚴捕預剿。每年終將所在有無盜發。及擒斬多少。造冊奏繳以憑論功陟降。茲亦遏盜之機。有不可緩者。至乃屯田足邊。寬民之要務。如在漢趙充國留田金城可二十頃。得粟數十萬。唐韓重華開代北田三千八百餘畝。

得粟二十萬元自京畿海涯萑葦之地立軍民萬戶府募南民耕佃歲可收粟百萬石此皆古人已試之成效而其地固在也造化之氣本無停機安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乎臣請 陛下責各邊該道等官募壯士願屯邊者徙塞下與步兵雜耕其間栽植沽通州沿海等處亦募南民與東鎮兵築堤捍水為田俱官給牛種器具勸之播蒔須一歲後使之自給海涯之地多在腹裏無事哨守凡在塞下者當草生之期發騎就草以為耕者遊兵防其寇鈔仍於田所

乘塞列隧。部曲相保。虜雖大舉。攻之不能害。則戰守
有備。而耕者不變。收穫有利。而邊儲可充矣。是在
陛下乾斷力行。不為橫議所撓。而或中沮爾。祿米難
供。出於宗室蕃衍。我國家誕膺天命。將億萬載無疆
之休。方興未艾。後何以給。時極勢窮。理當必變。考之
漢唐宋以來。宗室子弟。莫不授學。有入仕之途。有科
舉之選。一時得人。如漢之劉向。唐之李勉李石。宋之
趙汝愚。皆名儒碩輔。萬世瞻仰。固未嘗無益於國家
而有同姓之嫌也。請勅禮部集議。如得開此一途。則

帝室神明之胄。其才必有大過人者。誠得周召毛原以夾輔周室。非惟宗祧之託。可綿固於萬年。而官廩之常。亦可以省祿米十分之五。邦本恒固而不搖矣。前日新政。人才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彫。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嚴篩銓選而難慎任使。綜核名實而洗拔幽陰。量能授職。不以讒言而枉其才。度德定位。不以私恩而濫厥官。顧清汪俊呂柟等召還京秩以備省院部臺之用。張源胡瑗王思等量加贈祿。以慰忘身狥國之忠。權姦嫉毀忠良。再叅之輿論。吏曹承奉內閣。

必斷自聖衷。則舉選周防。任用專信。斯人才盛矣。然此或可盛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臣惟今日選才。莫先於學校。而學校之教。莫要於立師。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其賢者能者。其得人之盛。莫可尚已。漢唐而下。雖有太學郡縣等學以養士。賢良孝廉。明經進士等科以取士。要皆師道未立。名實乖謬。曾未得古人才十之一。柰何欲效周官之治乎。我聖祖立國之初。最重師儒之職。非明經宿儒。不得克補是選。故師道尊嚴。一時得人於斯爲盛。

近年以來。進士滋多。不以是職爲重。一甄甲科下第舉人任之有不願就者止以一種無學術無節行歲貢老生充位而已。所在上司。每以奴隸之。師之云乎。至督學之臣。雖掄選而來。亦多未稱況已以口耳之昏昏。而律人以聖賢之昭昭。誰其信之。且所存地方。動經數千里雖逡巡二三年。未得一遍至有終歲勤苦。燈火翱翔不經品題而輒復遷去者皆是模不模。範不範。士無所依歸。竟流於下而已。中間亦有剽竊華詞倖登科第者凡以獻之天子之庭亦不過前日

其不進 政患於不能禁

之所養也是安得有其人乎請今後校一之官不必廣授濫設如是之多惟精選耆儒宿學才行之士試中而後授畧倣宋元豐故事天下郡縣學不過五六十或七八十員而已仍責內外大臣藩臬等官一以師禮相遇無使奔趨跪拜至於奴賤則彼皆以道自尊而人亦尊之樂於教育無負厥師矣其督學憲臣選之亦不徒學行之優也又必求其年力精敏甘淡薄耐辛苦者爲之責撫按官督催巡歷無間險遠每年一周如得異才加人數等者每年終將試卷封送

讚部勘實通其姓名於　朝廷。而師儒督學率以九年爲斷課其德業。徑歷京秩。以酬其勞。如是常才及不稱職者。先後查黜亦不許妄呈禮部。至有冗濫之失。其果累試異等。曾無過犯或阨於時命累科不第。以致歲月蹉跎者量授一官。如今待詔文壁故事。無使後日貽黃巢李振落第之患。斯儲賢有素。取才無窮。人才恒盛而不彫矣。前日新政。言路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塞。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彼之面折辯容。我必有不公之事。我於甘言易受。彼必有曲甚之情。不然。

猶幸諸生中甚火雄傑

何彼不樂生。寧拂我以去。是無求於我者也。不亦賢乎。何此不肯死。寧順我以留。是有求於我者也。不亦佞乎。於是降情以納其面折。正色以拒其甘言。辯者不折之以詞。狂者不厲之以威。有因言而謫如呂柟等者。還其官職。有秉直而死。如張源等者。錄其子孫。或復唐輪對之制。或申宋辱臺之罰。如此。則下無不盡之言。上無不知之事。而言路通矣。然一或可通於一時。未能保其久而不塞也。臣聞漢人有言。彎如鈎得封侯。直如弦死道邊。自古枉道易合。直道難容。彼

直臣者。爲姦佞者眼中之丁。必欲拔去而後已。豈容久於其位。得盡所言哉。且如漢張綱埋輪直使也。而爲梁冀所恨。使之刺廣陵。幾爲賊張嬰所陷。唐顏真卿三朝者直也。而爲盧杞所嫉。遣之使許州。竟爲李希烈所殺。更又陽爲推重。陰加排沮。如朱昇開侍讀徐擒願補郡守。李林甫嗢侍郎盧絢自請賓詹。凡此陰謀。不可數計。苟非其人剛直出於天性。卓然不爲利害所摧惑者。安能自立於朝耶。縱有其人矣。而或寡學術。短才辯。不足以發難顯之情。有其人矣。又賦

性姦回宅心閃倏不肯少輸而折之意求如唐陸贄精忠辯達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三百年間幾何人哉此又求賢者不可不深察而曲成之也臣請陛下繼自今遇科道之臣必因人而試其言因言以察其心務求賢否之必得仍　勅吏部查成弘之世以言官章疏之多寡而爲考察陞降之上下苟有直聲動朝廷英名翕赫者必使之常侍左右以終其職若無故列名銓注外補及反間邀譎私假差使者此即權奸扶同欺罔陷害忠良冀昇盧李之故智也則

此法當行

反坐而抵罪之。斯忠臣得行其志姦臣難遂一私。言路恒通而不塞矣。前日新政。邪正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希。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彼邪人之行僞而其說巧。巧者愛所由來。正人之行實而其言拙拙者惡所由至。巧愛易投。吾且勿愛而覩其行。僞斯得矣拙惡易犯。吾且勿惡而省其行。實斯得矣又必講學窮理以致其知。博問延訪以辨其才。不輕假顏色而爲其伺察。不輕泄辭令而爲其逆探。絕胡廣之中庸。詠味道之兩可。斯邪正別矣。然此或可別於一時。未能保其

久而不淆也。臣惟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邪正之間。治亂判焉。苟非察於人倫。明於物理之極致。確乎不為他岐之所惑者。幾何不流於楊氏為我而無君。墨氏兼愛而無父也哉。如此之人。世亦不少。嘗見褒衣博帶服巾而衆然者。今世號為道學。倡引生徒。實多黨與。或匿跡於古僻幽深之寺。或棲身於寬閑泉野之堂。開口高談。窮搜天外。穿鑿附會。妄誑聖賢。海內慕名從風而靡。以致優仕。乃持此而謀王斷國。論其害有

不可勝言者臣惟王安石宋室名臣文章節行高一世非不可慕而可奇也直以學術之偏變更新法耗宋家三百年之元氣以訖於亡可不戒哉臣請陛下留神聰察務得其人申明我聖祖學規之戒令後儒學科舉之士及選授進納之臣務宜從正數陳王道不許縱橫曲說少有偏邪遺者治罪罷斥若有以其言纂集成帙眩惑人心遺害無窮者即毀其版而火其書仍以非聖之罪罪之斯邪正恒別而不淆矣前日新政君臣何如耶即今何以漸睽必求賢相

與之講明，拔骨中之芥蔕，慶千載之明良，敬大臣以恤股肱，體群臣而通耳目，推誠撫御，使彼我之性情浹洽，虛心聽納，使上下之血脈周流，仍勅吏部通查前日以讒去位十數餘人，召還館閣部臺，宥其狂昧於既往，期其策勵於將來，以示我之能容，以表我之不校，是即帝堯之任賢勿貳，成湯之改過不吝，而君臣諧矣，然此但一時允諧之盛，而非可久之道也，臣惟明良之歌，唐虞所以喜起於股肱耳目，鹿鳴之詩周王所以燕樂於群臣，嘉賓，蓋取永言諷詠，以協上

下之情。飲食聚會。以誘忠告之益。非徒一於勢分之尊嚴。而惟口腹之好樂也。漢唐而下。若高祖宴於長樂。群臣次起上壽。武帝宴於柏梁。群臣即席賦詩。唐之太宗。冊霄積翠之宴。君臣得詢貞觀治要。其雍容氣象。可想見於當時。至於上元觀燈。觀稼。較獵。苑中賞花釣魚之類。此又宋之君臣。不知和會之慶也。我

聖祖萬機之暇。亦有君臣同遊之語。（祖訓首章此條）文皇以後。早晚一日三朝。每御便殿。訪求治理。慶成。臘八。端午諸宴。稠錯交舉。未聞有閒。是豈輕於卿睠。不知省費之

經筵。蓋欲君臣常常接見以爲治道慮耳故一時君臣若三楊三劉諸學士情款日密嫌隙不生得保令終以全功名。邇年以來。早朝之外。已廢午朝。雖慶成經筵盛大典禮間亦舉行近見邸報又稱地方多事。明年慶成宴免辦。臣不勝駭異。夫所謂慶成者以君臣共成太平所以簪花啐酒而慶之也今惜小費而廢大典是慶不可成而天下無太平之期矣。豈不貽四方譏笑。昔逆瑾時慶成簪花偶遺天下太平四字不假餘年時以爲先徵況今并與其宴而悉罷之乎。

恐非太平之象也。臣請　陛下繼自今早朝之暇，開
舉午晚，以訪治道。慶成經筵，凡大燕食，時舉不廢。以
親群臣，則上下交孚。恩威並用，而恒不睽矣。至於災
異之漸臻，由於九漸之未杜，九漸既杜，則天地交泰，
萬物和暢，以和召和，而天休必至，可十全矣。尚何災
異之足慮哉。雖然，圖終之要，不外此十事，十事之內
尤莫要乎人才。蓋人才者，天地之紀，萬化之源也。方
今盛世，何患無才。但時入後天，一陰當午，精醇之氣
有限，人才之出不常，如顧清汪俊呂柟豐熙鄒守益

等輩。雖未可媲美伊周、求之當世、亦未有能超然出其右者。偶以謗言不實、學術不同、或議禮未嘗、遽置之閒散。編配流落之間、恐非中興之象也。今幸承明詔、求言爰及人才未用、臣以為帝德光天、格於上下、萬邦黎獻、其惟帝臣、豈復有遺賢之歎、臣願 陛下擴包荒之度、憐救時之才、召而用之、以圖惟厥終、其言行政事。必有可觀者。臣不勝惓惓、臣又惟帝王之孝、莫大乎以志養也。臣在 先朝、獲覲我 恭穆獻

世宗至孝故以此感動之

皇帝之治國也。專以勤學好問為本源、容物好賢為

先務毋退朝之燕絶跡寢宫留神書館日召紀善等官講解經義一有未明親書條段出而審問至再至三務得諸心而後已不樂宴遊雖陽春白雪之臺未見一登不好聲色雖楚腰莫愁之麗未見一遊臨朝端穆禮士殷勤亦未見有輕假辭色令人得以窺擸其涵養本源如此是以智慮日益精明德望日益隆重雖河間之大雅不群東平之爲善最樂不得專美於前矣至於處豪强兼并之家待麄厲强悍之士率皆含汙納垢但質之朝廷付之有司而已初未有幾

微見於言面輒以刑威勢劫使人措躬之無地也其恕人容物又如此惟其積累之厚故其發達之深誕生 皇上以爲聖子繼述文武以有天下今尊有聖號特稱皇帝可謂尊之至矣 廟號觀德祀以天子又可謂養之至矣 聖孝如天雖帝舜之至孝武王之達孝何以加此顧於議禮之臣言偶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誣配死竄朝宁爲之一空似非我 獻皇帝平日好賢禮士之至情恕人容物之聖志也苟不得其志雖尊以天子之貴養以天子之富庸安乎然

則　陛下何不起而用之。各還其職。以駿奔走於觀
德廟中。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升歌於堂。依我磬聲。以
樂我　獻皇帝含笑於九成。文武臣民騰歡於四海。
則正孟軻所謂事親可如曾參之養志。楊雄所謂尊
親莫大得四海之歡心。不亦純孝至極。史書萬古。出
虞帝周武之上也哉。然其本不在乎遠求。而惟在法
我　獻皇帝之清心寡慾。其道不在乎多言。而惟在
法我　獻皇帝之勤學好問。其術不在乎泛爲。而惟
在法我　獻皇帝之容人恕物。於此而又下賢相以

師之屏姦邪以守之進科道以扶之如此而舊章不復井政不除人才不用生民不安邊將不飭軍儲不充十漸不杜五事不循天變不弭中興不成臣未之聞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八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選輯

許清徽价夫參閱

謝侍御奏疏

疏　　謝汝儀

救偏弊以裕馬政事　馬政

一曰差御史以專督察臣伏覩祖宗養馬之制州縣有判官縣丞或主簿一員以管理每府有通判一

員以總理又量地方各設太僕寺寺丞一員以分管比較法誠備而善也今之馬政日以就壞何哉正緣州縣管馬之官貪汙者多利馬之死不利馬之生一遇倒失按月收其常例謂之令補民苟目前私圖便益習染成俗在在不免如此而欲馬政之修于州縣難矣府之通判較之州縣之官識廉恥顧行檢者尚多其弊亦有二焉柔懦無用者恐點馬之起謗愒日玩時通不查理知事而情深者無以官專誘之曰我盡心所事無復知者專務諂悅上官營求別委或問

理刑名或追併錢糧用以干名覬望旌獎已之職業若秦人之視越人罔肥瘠于度外官以馬爲名謂之何哉如此而欲馬政之修于通判難矣乃若太僕寺寺丞之官責重而權輕事多掣肘行之不易每年出巡比較兩運備用馬匹恒不及之是懼何暇復追種馬勢固有不及也況備用不完年終有類參之例種馬則無追補之期吃緊于彼而優游于此固宜耳故倒死既多一遇差官印烙之年各該州縣同時比併買補買者既多價值自貴乘時射利之徒以致富而

百姓囊橐罄然一空，禍及子女者有之。及印烙一過，上下帖然，以爲無事。作賤者任伊作賤，倒死者利其倒死。凡此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民財可惜，邦本宜慮，爲今之計，合無遵照成化初年事例，每年南北直隸，各差御史一員，河南山東添差御史一員，一年一次，領敕更替接管，協同各太僕寺寺丞督理種馬。提調生駒，遇有倒死，即令馬戶以時買補，惟是點烙輪該年分之官，請印照常點烙，如州縣官員仍前貪汚，管馬通判，荒廢本業，與各條所言情弊，逐一訪察

禁約應提問者提問應參究者參究庶馬政有益而餧養得專官吏知務而奉法惟謹則其爲寺丞者亦有所藉無復掣肘蓋寔有所相濟而非有所相妨此條皆馬政第一義也

一曰量解駒以示勸懲臣伏惟種馬之養正欲其孳蕃孳息生駒起解以備邊用歷考 祖宗之時成化以前每騍馬一匹俱是每二年納駒一匹數不及者各該管馬官員俱有提問降級之例時承平則法易湮法易湮則官易怠平日無提調之方臨時無追罪

之詭而紙上裁桑之弊興焉如張三原馬未生駒預
行報生某駒及駒生毛色不同遂置無用不免別買
以務合冊民由是不堪多作倒死弘治六年遂有倒
失馬駒徵銀三兩虧欠徵銀二兩之例此例施行而
馬政壞矣何者每駒一匹而餧養三年方可起解草
料之費至少不下十兩水草牧放又用一人主之孰
若納銀費少而事輕哉故當孳蕃之時將兒騍馬分
布別用絕其生意間或種馬有孕百方衝落求爲虧
欠不過納銀二兩或一生駒致令倒失納銀三兩輸

當點烙之年官吏懼罪逼追小民臨時買駒多是如豺如狗充數塞白有駒之名無駒之實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奉欽依每年每馬一羣朋合買備用大馬一匹起解不必較其駒之有無有好駒起俵變賣悉聽自便所謂變而通之此例之行似甚便也但自是以來種備二馬判不相維有司每年止是比較買馬起解更不提調生駒種馬若無用之物無駒亦不查究有駒任意作踐故建議者有以不必養種馬言者有以但徵銀解部召商上納爲言者此皆徒見末流

之弊，而不求其始，有乖　祖宗立法之意，但務至于此，而必有以處之之計，臣所點烙馬匹，共該八萬八千五十九匹，每日草料馬一分，歲用財三十一萬七千一十二兩四錢，況一倍再倍而不止者，惡可滾有限之脂膏，養此無用之贅物哉，此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爲州縣買解之馬，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俱民間所養，豈私馬生駒而官馬獨無哉，昔之弊也在無駒爲有駒，今之弊也在有種若無種，勸懲不明，民心日懈耳，爲今之計，合無申明舊制，參照新例，請自嘉

請三年爲始嚴督各該管馬官員務要提調生駒如三年之內一馬生有三駒者內揀其一駒起俵一駒給馬頭以賞其勞一駒同貼戶變賣起俵之時仍照例一戶有馬三戶幫價馬頭與同貼戶隨丁田多寡分用若止生一駒二駒馬頭不必給駒于變賣銀內隨宜以多坐之其起俵之駒仍照弘治九年事例齒少力強不及四尺亦爲准俵以視優異爲勸如此則民知有養馬之利矣三年之中一匹全不生駒者其該幫各馬起解之價務要一時追給一羣全不生駒

若能設法使民知養馬之利則使馬之害息矣

者買俵大馬務要四尺以上稍不及亦不得准俵仍將群頭馬户各枷號一月問擬發落或罰空腹銀二兩爲戒如此則民知所懲矣各該管馬官員申明提問降級之例生駒不及不許考滿并轉遷若有前項紙上栽桑之病許被害之人陳告行之數年生駒既多流布民間不惟牧馬之易而 祖宗良法美意庶幾復矣

一曰定群長以明法意臣惟 祖宗養馬之制慮馬之多水草群聚或不能皆以其時騎使作踐恐稽察

之不及乎是乎量爲多少立有羣長所以都其事而察其獘又懼乎馬之病即人之病其獘之多橫死可惜也于是乎羣長之下又立獸醫所以責其往來治療馬匹立法之意如斯而已今有司不能講求法意羣長常川存留在縣跟同里老人等朝暮打卯中間一年一換者有之半年一換者有之甚至三月一換者有之不才官吏因是利其交代以爲侵漁之計醫獸人有一番弓兵各官分派侵占狡猾之徒因而營求差使爲業甚者看馬醫獸又有一番額設醫獸又

有一番看馬者多市井無賴。額設者輪流應當。故小民里長之役方滿。羣長又及。羣長之役未歇。醫獸復來。往來奔命皆馬而已問其本業。茫然不知。有司亦不以其當爲者責之此其弊之在今日者也。臣伏覩洪武二十八年事例。每馬五匹。立羣長一人。每羣長下選聰明子弟二三人。習學醫獸。看治馬匹。永樂十八年事例。每馬十匹立羣長一人。成化八年事例各處醫獸。每州額設二名。每縣一名。歲終更替。欽此。依臣所歷州縣查之。大約直隸者。每馬五十匹立一羣

長在山東者每馬五羣立一羣長之處居多惟直隷河間一府河南開封三府最爲參錯不齊順德邯鄲一縣種馬止有五百九十五匹羣長乃有二十九名之多至若醫獸雖馬少州縣亦有四五六名是成化八年之例未嘗行也所以然者州縣之大馬常至一千之上槩以一二名限之顧東失西更濟何事又况起解大馬中途恒用一二醫獸跟押看治勢不可得而行也爲今之計合無將羣長遵照永樂十八年事例通行有馬州縣定爲五十匹立羣長一人一年方

許更替一次、中間參錯不齊者、通行改正、使其常川
在鄉、往來調督、各該馬戶羣蓋、以時、務要生駒、若有
將馬耕田耕地使車賃僱與人等項作踐者、具呈州
縣、從重究治、獸醫各肄定業成者一人、專以看治馬
匹、州縣多寡降殺、市井無籍與輪流充當等項、一切
革去、仍敕各該州縣、止許朔望點卯一次、于羣長責
其半月之中提調羣蓋、過定駒馬若干、各該作踐馬
匹人戶若干、于醫獸責之半月之中、醫過馬若干、致
倒失馬若干、各該官員親筆塡註登簿、季點時視、若

報定駒而致落胎者罪及馬戸若未曾舉呈驗其脊破筋傷者罪及羣長醫獸則以療之多寡定其勤惰能修其業復其本身若療無狀另行更換如此則彼知本分之當爲而咸思勉矣若州縣官吏仍常川拘留在縣役替等項許被害之人陳告問擬違制庶幾職業不妨馬政可修矣

一曰擬餘地以補逃絕臣惟直隸養馬之例每地五十畝養一兒馬百畝養一騍馬此外又有餘地有白地何謂餘地假如一縣原有養馬地百頃通以騍馬

計之算該領馬一百匹若止養九十匹其剩下十頃者聽其養馬餘地之謂也何謂白地直隸之地有例不起科者以不起科之地通融養馬徵糧地內牧兒馬名爲五十畝百畝者有之騾馬名爲百畝二頃三頃者有之牧地之謂也使此地俱存馬何累哉但編簽之時各有官員假手書吏得過之家營求撥爲餘地貧窮下戶湊合養馬餘地之費每年每畝出銀一二分若養馬一年至少亦費銀一錢又況餘地有徵銀之名無解銀之寔而養馬草料日不可無買馬坐

派。歲不能免，故狡猾者束手傍觀，而小民日以累窮
即此由耳。故一時追馬禁急，或將養馬畝地，揑作白
地出賣，或受累不過，舉家逃移，有馬頭逃而累及貼
戶者，有貼戶逃而累及馬頭者，往往皆然。故地之見
在者無幾，臣又訪得各處風土，多係村落，自相排擠
如第一社原編馬五十匹，今雖戶口消耗，不能減少
如第二社原養馬二十匹，今雖人戶蕃息，馬不增多。
夫州縣之馬，固有額設，彼亦烏常有一定哉，皆狡猾
之徒，以此藉口恐嚇官吏，而苟祿少剛之徒，生民之

罔。莫之省耳。此皆獘之在今日者也。臣以爲見在之馬。而民已不堪。烏可復加藉餘地以贍之。濟時上策。無過如此。而司國計者。恒以軍需爲辭。又恐行之未易也。爲今日之計。合無通行直隸養馬州縣。逐一查勘。原係養馬地土。至今逃絕共若干。即今見在餘地人戶。照數撥補。仍點此社不足。彼社得以補之。不得自相排擠偏累靠損。而各該逃亡之地。仍編入餘地內。候逃戶復業。照常徵銀解寺。或軍需緊急之時。暫令里甲賠納。亦輕少易辦。如此狡者不得以幸免。貧

窮者不至于獨累。養馬之餘地自存。小民之貧困得蘇矣。

一曰謹里甲以防借撥臣惟州縣立里甲之馬。所以應付使客、接濟往來、故十年一次、輪流應役之時、各甲名下、預行斂銀買馬、以備差撥、其來舊矣、自既立馬戶。而有司視種馬爲無用之物。里甲之馬、多不查究、其間復有貪污官吏、暗受偏手。故行責放。專一將種馬、輪流差撥、月無虛日、歲無虛月、或馱載雙人、或負重行李、救死不贍。奚暇生駒。況又賠辦草料出差

僅覓一人跟馬、害有不可盡述者、一爲跑走所傷、癱破中風、筋傷腿瘤、遂至倒死、又累馬戶重行買補、玩法殃民、豈忍言哉、更不止此、有兵備地方調種馬以拿賊者有之、府佐下縣、勒種馬以擺道者有之、官吏望風、莫敢誰何、但此之害有時、而里甲之馬不足、無時得休、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查得弘治九年事例、借撥官馬、至瘦損倒死、州縣五十匹、府二百匹以上、借者及管馬官各降一級、欽此、但借撥有多寡之異。致死有前後之殊。歲月既深。難于查考。禁約雖存。

竟爲虛文。小民忍隱而含冤、官吏違犯而無忌、爲今
日之計、合無備行有馬府分、嚴督府屬州縣、凡遇里
長出役、各照詳前年事例、務買馬走遞、以接濟往來
該府仍將督買過里甲馬匹毛齒、每年開坐該管寺
丞處查考、如有前項侵欺賣放情弊、務要體訪、輕則
問罪發落、重則指寔參奏、仍爲定法、州縣官但借用
種馬一匹、掌印官即以違制議罪、管馬官以廢職受
罰、致損五十匹、二百匹以上者、照例送部降級、其兵
備官府佐出巡、擅行調用者、一體禁革、庶幾上下有

所持循、而馬可無借撥之擾也、
一曰立循環以省季報、臣惟洪武榜例、凡管馬官吏、時常下鄉提調、驗看馬匹、要見定駒若干、見駒若干、明白附寫、以候太僕寺官出巡比較、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凡季報原領馬爲舊管、買補孳生馬爲新收、事故交俵等項爲開除、季終爲實在、徑送太僕寺類繳、欽此但法久而廢、定駒顯駒重駒、官吏通不查驗季報之冊、書吏聾頭人等、遂假此以爲科斂之媒、冊之費能

幾何而一馬或斂錢百文或倍于此而計所費亦不
造冊不足以清理民欵遂足以科故民間財物耳
凡事悉然不止馬戶也
貲也況其所開報舊管新收開除之數俱是紙上簿
文千無一實寺丞出巡未聞查對臣今點烙亦無底
冊可考兩不相照故民財徒費誠爲無用正德二年
御史王濟題奉欽依每年季報之煩盡皆減省惟年
終各府將種馬并解過備用馬匹數多寡造冊具奏
而今之季報猶在爲此例未嘗革也臣又訪得州縣
官點馬造冊寺丞出巡造冊凡寺府管馬官稟給柴
炭紙劄俱出馬戶故養馬之費什一爲馬而費者恆

什九凡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爲欲去其費。當去其名。而太僕寺專管馬匹。漫無稽考。亦干事體未宜。爲今之計。合無酌量馬匹多寡各府州縣、動支無礙官錢、通置循環文簿二扇、州縣簿用府印鈐記各府簿用太僕寺印鈐其循字簿、寫開春秋月分、環字簿、寫開冬夏月分、其在州縣之簿、通將印過馬匹毛齒馬頭姓名一樣開造、一留本府、一發各州縣、循去環來、按季查考、每季要見應損若干、管馬通判輪該季點之時、府中領出存留之簿前去點視比對、開

報不實、責及官吏、瘦損倒失者、責限追補、應壯生駒者、別行慰諭、

一曰明賞罰以示勸懲、修舉馬政、誠爲緊切、而寺丞之出、亦止弔府簿查點、各將點過緣由、親筆塡註附簿、俱不必另造點冊、虛費民財、惟倒死馬匹、非寺丞不許收補、其各府之簿、不必開造馬齒姓名、止寫各州縣原額、每季應損倒失定駒等項畧節總目、一留太僕寺、一發各府、亦循去環來、按季查考、每三年印烙之後、方許改造一次、惟年終各府將買補過種馬

并解過備用馬匹生過兒騍駒數目照數造冊具奏季報之煩各點馬冊一切禁革廩給柴炭紙劄等項俱行州縣動支官銀備用如此絕科斂之路民財自省有稽考之實馬政可修矣倘蒙賜之施行臣當另爲圖式以獻然臣謂倒死馬匹非寺丞不許收補亦有詭焉夫欲生好駒必須種馬之良州縣管馬官追補馬匹非受囑容情即通同買賄故所補償者常老弱無用旋補旋死大爲民病臣欲以責之寺丞蓋恐其不可至于此耳

一日填坐派以憐交病臣查得弘治三年會議備用馬歲取一萬以後加派漸多民不聊生正德十年奏派二萬五千匹似于民力少寬矣比之舊規尚加一倍又半也故雖馬多本折中半派定年分該徵本色馬一萬二千五百匹臣訪得各州縣買解之馬每匹用銀二十餘兩中途草料日費銀一錢計又用銀四五兩若逃亡數多累一人賠買一時力不能及未免稱貸或甚以取諸馬販則所費又倍矣此係中者然也萬一揀退馬之草料豈能復如前哉致令瘦損轉

賣與人不能如值之半典賣產業子女重行補俵故解馬一次中人之產蕩然此外州縣買馬之受病者如此解馬既多寄養之人戶數少未免差及下戶之人所居不避風雨馬從何地養之未免露置于外寒暑之欺凌霜雪之侵薄馬以病死舉其產不足以償之此猶可言其甚者一馬死一馬又來曾未幾何死者又繼因而逃移或累死于獄此畿內地方寄養之受病如此積時累歲倒死數多有司難于追補通付不省民無所忌頑猾之徒因緣為奸作踐致死捏作

倒失而弊端百出矣如豐潤一縣前後發下馬一千八百一十餘匹今見在者止一百七十有零中間瘦病倒又半之其他地方雖不盡然槩可見矣夫州縣買解之馬皆竭民脂膏割其骨肉以來充數發其寄養留不及鵝鴨犬豕然言之可傷心也臣愚以為民者國家之元氣所係不小中外受傷彼此交病似非常策所宜構處此又今日之弊之大者也臣查得十一年太僕寺清查過順天府所屬州縣免粮養馬之地實有二萬八千九百三十八頃有餘每地五十畝

寄養馬一匹實編遞寄養馬四萬一千五百六十匹其剩下地土今安在哉根本之地尤當致意者也倘蒙賜之施行政之偏弊不無有所補矣